

钩沉

# 诗韵墨香称誉江淮 箫声剑影名动公卿

## ——蠙山名士林李逸事(之二)

□ 吴剑坤

(接上期)  
四 唐箫一枝趣闻多



吹箫图源自网络

林李偶得铁箫,喜不自胜,爱不释手,遂自取号为“铁箫”。其品箫之艺与诗词、书法齐名,以至于有后人知林铁箫,却罕知有林九标、林芳园,以至林李。虽然林李的铁箫今已不知所踪,但是在尘封的故纸堆中还可以找到不少与得箫、鉴箫、品箫、藏箫有关的逸闻趣事。

似此良箫何处得

林李之铁箫何时得于何处?众说不一。其一。说得自晋井中,即于枯的井中。比较典型的是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说的“少时得铁箫于晋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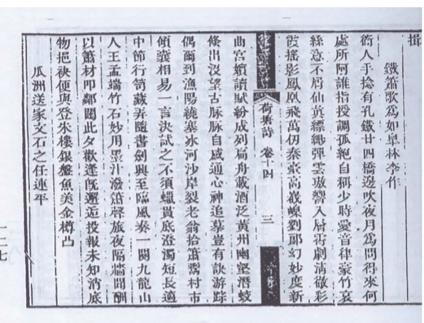
沈大成(1700—1771),字学子,号沃田,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乾隆间诸生。以诗古文词名闻江南,长年游幕异乡,晚客扬州卢见曾所。著有《学福斋诗集》三十七卷等。在《学福斋诗集》中辑有《铁箫歌为如皋林九标作》一诗:  
铜山崩,湘竹裂,那及林生一段铁。  
渐离筑,子晋笙,林生之箫作凤凰鸣。  
洞庭老龙冻不死,化作短箫警若此,  
千年沉没辨甲乙,一昔飞腾雷电起。  
林生得之晋井中,青泥闭塞尘孔封,  
磨洗烟调发光泽,绣花遍视生晶熊。  
悬于床头怪道通,吹来月底群仙逢。  
林生四十犹布衣,诗笔老横烟霞。  
浓眉广额气吞虎,五陵豪侠相攀追。  
信陵平原今不见,白头屹屹守笔砚。  
不如去逐山泽游,浮云富贵何足贵?  
我闻在昔杨铁笛,后四百载林铁箫。  
一箫一笛两奇士,秋风秋雨客萧条。  
沈大成在诗中也说此箫为“林生得之晋井中”。

罗聘“妻方婉仪,字白莲,受诗于沈大成”,罗聘有《七夕沈学子招集学福轩》一诗见载于罗聘的《香叶草堂诗存》,沈大成有可能通过罗聘而得识林李,知其得箫的由来。

其二。说是买来的。袁枚《小仓山房诗集·补遗二》辑有《赠林铁箫》一诗:  
西京王子渊,自溢为洞箫。  
于君二千年,清风久寂寥。  
林李之才与之敌,含商噤微诗清绝。  
偶醉高阳酒肆中,买得琵琶一枝铁。  
铁质精色是昆冈,非天与气吹不响。  
先生吹铁当吹箫,按孔摩挲响在掌。  
既能吹向明月宫,九天乐奏三雍;  
又不屑吹向吴市门,学楚子骨乞壶飧。  
乃嗚吳道子,图形松竹里,柳桃能分石齿齿。

袁枚在该诗中的“偶醉高阳酒肆中,买得琵琶一枝铁。”可以知道,箫是买的。清乾隆年间任上元县(后与江宁县合并)知县的张五典,字叙百,号荷塘,陕西泾阳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工诗,兼善山水,著有《荷塘诗集》。张五典与袁枚有诗文交,多次唱和,与林李亦为诗文交。在《荷塘诗集》中载有《铁箫歌为如皋林李作》一诗:  
道人手捻有孔铁 廿四桥边吹夜月  
为问得何处所 阿谁指授调孤绝  
自称少时爱音律 豪竹哀丝意不屑  
仙真缥缈弹云璈 响入层崖清彻  
彩霞摇影凤凰飞 万劫秦台高戴岫  
刘郎幻妙度新曲 宫阙潜蛟出没  
扁舟载酒泛黄州 幽壑潜蛟出没  
望古脉脉自感通 心神追慕必有诀

游踪偶尔到渔阳 绕塞冰河沙岸裂  
老翁拾箫箫村市 倾囊相易一言决  
试之不须腊腊底澄浊短长适中  
行笥藏随手书剑 兴至临风奏一阙  
九龙山人王孟端 竹石妙用墨汁泼  
箫声旅夜隔墙闻 酬以箫材叩邻  
此夕欢逢既邂逅 投报未知消底物  
挹袂便与登朱楼 银盘鱼美金樽凸



张五典与林李多有交往,在《铁箫歌为如皋林李作》中自问自答味道:“为问何来得处所?”“游踪偶尔到渔阳,绕塞冰河沙岸裂,老翁拾箫箫於市,倾囊相易一言决。”张五典也与袁枚一样,说林李之箫是买来的。

清嘉庆《如皋县志》同样说林李“尝得铁箫於市”。

其三。说是浚河时发现的。乾隆年间,方成培在《香研居词麈》中说“如皋林九标尝以铁箫示观,乾隆初浚河得之。”对于此说,留待后文详述。

其四。说是自制的。清如皋知县曹龙树的《星湖诗集 卷七》中有题为《题徐湘浦留箫图二首》之诗。在该诗的引言中说:“如皋林某善吹箫,自制铁箫甚工。”

这三种说法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说可能他人于水下发现此箫后,为林李所得。但“自制”说不能成立。

至于林李何时得此铁箫,说法比较一致。熊琏《澹仙诗话》说林李“少时得一枝古箫”,李斗《扬州画舫录》说林李“少时得铁箫于晋井中”,方成培在《香研居词麈》中说此箫为“乾隆初浚河得之者。”林李于嘉庆初去世,乾隆初当为少年。故林李在乾隆初的少年时代得此铁箫,应不存疑义。

从张五典在《铁箫歌为如皋林李作》一诗中自问自答所咏“阿谁指授调孤绝?自称少时爱音律,豪竹哀丝意不屑。”可知,林李从小就爱好音乐,吹拉弹唱无师自通。得箫后自然十分高兴。只见该箫“龙纹剥落海风皱”(赵篔簹《听林铁箫吹箫》),沈大成说它“青泥闭塞尘孔封,磨洗烟调发光泽,绣花遍视生晶熊,悬于床头怪道通。”仲松岚见它“锦囊一掣龙纹绕”。也就是说,此箫经过林李擦洗摩挲后发出异样光彩,并且箫身上所镌龙纹隐约可见。难怪袁枚在《赠林铁箫》一诗中赞其“铁质晴色晃晃”。

林李试吹此箫,其“声清越”,仲松岚“调之无不成宫羽”,宫羽,五音中的宫音羽音,亦指声调。因“试之不须腊腊底澄浊短长适中”,得此良箫,林李喜不自胜,“行笥藏随手书剑,兴至临风奏一阙”。“遂佩以自随,兼可辟邪。”而且在号“芳园”的基础上,又以“铁箫”为号。长此以往,后人只知林铁箫,罕晓林芳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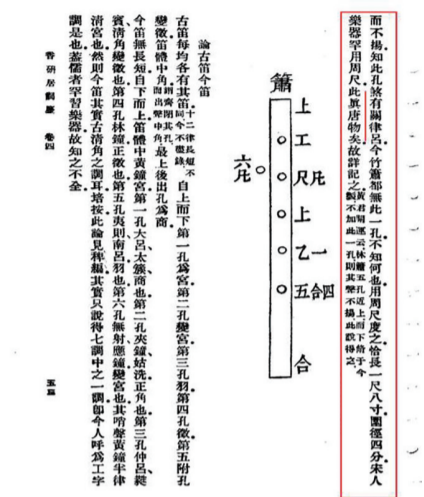
沈大成见此箫后,爱不释手,特为之撰铭。在其《学福斋诗集》卷十二中载有《铁箫铭——为如皋林九标作:良冶铸金成洞箫,其声准竹清以高,凤皇和鸣震成箫。

仲松岚见到此箫后在《林芳园铁箫歌》中咏叹道:“铁箫之制古无有,锦囊一掣龙纹绕,对此茫茫不敢名,毋乃秦汉年间宝?”此枝铁箫究竟是否为秦汉年间古物,当有行家慧眼为之鉴定,详见下文。

鉴得遗珍是唐箫

还真有这样一位学者对此箫进行专门研究考证、鉴定,他就是方成培。方成培(1713—1808),号岫云,安徽歙县人。方氏精通诗词,酷爱戏曲。一生著作甚丰,以《雷峰塔传奇》最为著名,后人改名为《白蛇传》。方氏尤精于音韵律吕之学,古琴瑟笙箫,一见而能辨其音,其《香研居词麈》一书,凡五卷七十余节,议论词曲音乐,包括曲源、宫调、用字、节拍、乐器、前人论曲、曲体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在该书第五卷中的“论箫”一条写道:“今之箫非箫,唐尺八也。贞观时祖孝孙增损律吕,才制尺八,王珪、魏徵盛称之。实源于古之编洞箫,故后人亦谓尺八为箫也。如皋林九标尝以铁箫示观,乾隆初浚河得之者,其第一孔去吹口五寸半,第二、三孔皆相去一寸,第四、五孔中间相去九分许,后一孔比前第一孔高九分,后两孔(以贯纶者)去前第五孔一寸半,三孔一寸,又多一孔,与今箫异(以上分寸皆今尺)。声清越,实胜于竹。余试闭两孔下一孔吹之,则音郁而不扬,知此孔煞有关律吕。今竹箫都无此一孔,不知何也?用周尺度之,恰长一尺八寸,围径四分。宋人乐器罕用周尺,此真唐物矣,故详记之。黄君

开运云:‘林箫五孔近上,而下修于今制,不如此一孔则其声不扬。’此说得之。”祖孝孙,隋唐间乐律学家;贯纶,穿绳索。



《香研居词麈》书影

这一段文字有这样几层意思。

其一。“尺八”,古代中国传统乐器,唐宋时期传入日本。竹制,属边棱振动气鸣吹管乐器,以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是箫的鼻祖。这里的一尺八寸是按照“周尺”来量度,“周尺”是周朝之制,秦逐渐兼并各国而陆续推广广尺。秦以后尺长也就缓慢增加。

其二。唐朝人对乐器通用周尺,宋人对乐器罕用周尺。方成培仔细研究林李的铁箫,并且用周尺认真量度其长度、孔距、箫管周径,发现“恰长一尺八寸,围径四分”,与今制不同。他不仅量度,而且亲自试吹,感觉其“声清越,实胜于竹”,再通过启闭多孔,研究发声,因此鉴定此箫“真唐物矣”,故在书中予以详细记述。

其三。方成培认同黄开运对林李铁箫的判断,可谓英雄所见

略同。黄开运,名淦为,字澹斋,又字蓉城,清长沙人。嘉庆中诸生,著有《希古堂杂著》一卷,《希古堂文稿》二卷,《浑天仪象考》一卷,《算学正宗》一卷,《律吕洞源》一卷。《律吕洞源》是其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专著。

其四。方成培是我们迄今我们所知的唯一直接观察、把脉研究此铁箫者,为断代,也必然要面对面地向林李详细了解箫之来历,得知此箫乃“乾隆初浚河得之者”。应该说,这是第一手资料,“浚河说”比之箫之来历“晋井说”“自制说”等更为靠谱。赵篔簹和沈大成分别有描述这一唐箫的诗句:“龙纹剥落海风皱”“绣花遍视生晶熊”,从中可以知此箫的表面有龙纹之类的装饰,究竟是镌刻上去的,还是错金,不得而知。如今,在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支明代的错金篆书石鼓文铁箫,从上到下篆书体10首四言诗,字体虽小,嵌工精细。不难想象,林李所持铁箫应该不是等闲之物。

独操裂石穿云技

箫曲,清冷、平和,从容、深沉、脱俗;箫声,宛转舒缓,孤傲轻柔,幽雅闲适,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似远在深山、若人幽谷的空明,历来被视为雅乐,为文人雅士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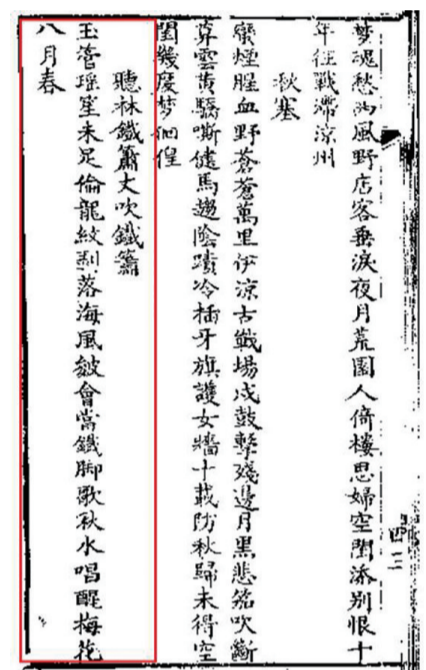
林李品箫的功夫不同凡响,为时人所赞许。广闻博见的袁枚听林李吹箫后,有“非天与气吹不响。先生吹铁当吹箫,按孔摩挲响在掌。”的诗句,道出林李吹箫之出神入化,甚至表示“我愿为君捧箫同到西湖去,一声两吹落古梅无数花。”流露出倾慕之情。仲松岚有“主人为我吹数声,铿铿宛转清风声,初似春潮活水活,款款夜雨蛟龙鸣,纵金不虑官音老,圆滑轻盈柔更好,天外星河低白云,帘前风露暖秋草。”张五典有“仙真缥缈弹云璈,响入层崖清彻。彩霞摇影凤凰飞,万劫秦台高戴岫。”都对林李的品箫之艺赞不绝口。张五典还有述及晚年林李的《赠林铁箫》一诗:  
貌似枯槎须点霜,青衫襟袖太郎当。  
独操裂石穿云技,肯踏纤歌艳舞场。  
独走风神出囊袖,吟笈体格有齐梁。  
与君便好参名理,绕指寻看百炼钢。  
诗中在述及林李貌不惊人、不拘小节的的同时,盛赞林李的吹箫之艺、书法成就、诗词风格。

多才多艺的林李浪迹天涯,游历甚广,近则扬泰苏宁,远则京洛,可惜的是林李在京师“名动公卿间”的具体事迹没有能留下寸缕片羽。

林李品箫之艺声名远播,以至有人连咏及林李箫声的佳句也情有独钟。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胡德琳,雅好箫音,亦喜印章。他曾经给治印名家黄易修书一封,信中说有“近有人赠林铁箫句云‘秋风凉月一声箫’,仆甚爱之,欲携一印,未知肯为赐教否?”。胡德琳是袁枚大室袁杰的夫婿。不知道胡德琳所得的“秋风凉月一声箫”这一诗句是否来自袁枚。

在诗中咏及林李弄箫的并不少,但是听林李吹箫后专为赋诗,目前见有赵篔簹和吴錫麒二人。

赵篔簹,字书云,扬州人,泰州仲松岚长子仲振奎之妻,仲松岚为林铁箫多年好友。赵篔簹著有《醉生轩诗钞》一卷,在106首诗作中有《听林铁箫吹箫》一诗:  
玉管笙簧未足伦,龙纹剥落海风皱。  
会当铁脚踏秋水,唱醒梅花八月春。  
清调微角缓调宫,裂石穿云入凤。  
三叠犹音鸾凤集,前身合是老仙翁。



《醉生轩诗钞》书影

吴锡麒,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次年来游如皋,一次与朋友在寒香馆的雅集中,听到林李即席吹箫,赏心悦耳,即赋《集寒香馆听林九标李吹铁箫》以赠:  
一声飞越铁,吹月出云端。  
木叶满庭落,碧空如水寒。  
龙吟清与夏,鹤骨瘦同盘。  
吴市年年客,孤心铸出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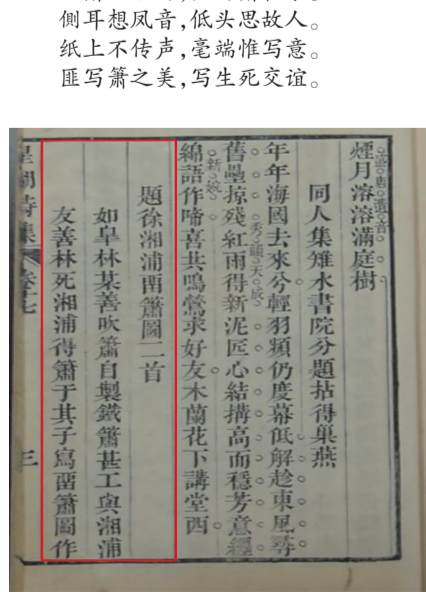
斯人已去箫何在

袁枚《随园诗话 补遗》载:林“铁箫……别去不十日,而病死于观音门僧寺中。余为葬于瑶坊门外,题石碣云:‘清歌诗人林铁箫之墓’”瑶坊门位置在今南京栖霞区仙林尧尧路与太龙路、尧尧门街交汇处附近。袁枚帮助营葬的亲友,大多葬于瑶坊门外,如三妹袁机、陶姬、好友沈凤等。

清嘉庆《如皋县志》则载:林李“殁于金陵。上元县丞张琨察矣。”道光《上元县志》“卷五 历官 县丞”载:“张琨,直隶磁州监生,是年(乾隆六十年)二月任至嘉庆三年任致去”,而张五典也在乾隆六十年后任上元知县,作为林李文友张五典的前属张琨与袁枚一起参与林李的葬事亦很有可能。

袁枚于嘉庆二年(1798)年底去世,林李当在在此前辞世,即在张琨任上。也就是说,林李卒年至少至为嘉庆二年。

熊琏在《澹仙诗话》中说,林李卒后,“箫归其友湘浦运副,见藏箫图记。”徐观政,字宛南,号湘浦,如皋人。官浙江盐运副使,工写水墨。徐观政与林李友善,林李卒后,徐湘浦从其子那里得到林李所遗之箫,藏于阁中,不仅写了一篇《藏箫图记》,而且请人画了一幅以自己肖像和铁箫为背景的《留箫图》,然后请好友、如皋知县曹龙树(《星湖》)等题诗。曹龙树的《星湖诗集 卷七》辑有《题徐湘浦留箫图二首》之诗。在该诗的引言中说:“如皋林某善吹箫,自制铁箫甚工。与湘浦友善。林死,湘浦得箫于其子。写留箫图,作小照索题”。其诗云:  
吹箫人不留,空留箫在手。  
侧耳想风音,低头思故人。  
纸上不传声,毫端惟写意。  
纸写箫之美,写生死交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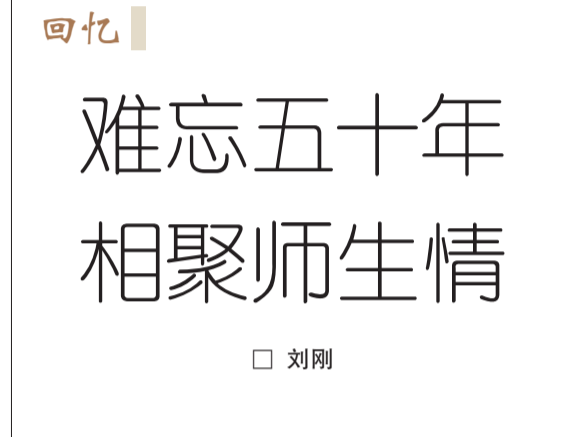


曹龙树《星湖诗集》书影 (未完待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们如东县中71届高中1班同学毕业已50周年了。50年在历史长河中弹指一瞬间,于我们而言,却是弥足珍贵的大半生。老师和老同学已经好久不见了,趁现在阳光正好,时间尚早,师生欢聚一堂,畅叙友情,沟通感情,增进真情,看一看彼此的近况,聊一聊多年的衷肠,一起回忆那段时光,重温那青春的模样,这是大家美好的心愿和共识,毕竟回忆是最珍贵的宝物。

基于这一想法,早在几个月前,在同学的倡议下,我主动筹备,康晓涛、顾建国等同学闻声响应,确定聚会的主旨是“向天再借50年”,宗旨是“简约、安全、圆满”,并统一制作文化衫,康平艺术馆还提供了印有康平字画的广告扇,特别是构思设计了别开生面的签字广告扇。每个细节,筹备组团队献计献策,用心用力推动筹备活动有序进行。50年前我们班有64位同学,除因病逝世和身体有病不能参加的同学外,在同学群里发了通知,第二天就有50位同学报名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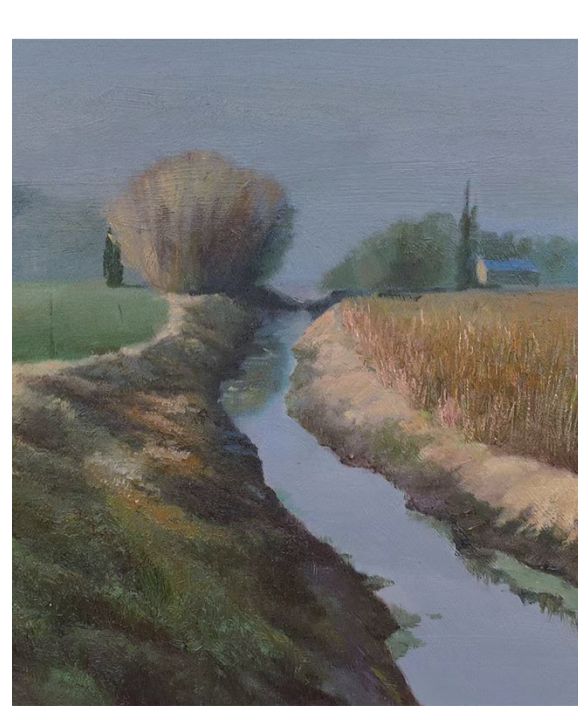
9月17日上午,如东黄海大酒店畅春园大厅成为发布如东县中71届高中一班同学情、师生情的“金色大厅”。一朝同窗,一生情谊。毕业五十年再相聚,不仅是消解离愁别绪的一次集体“解渴”,而且是链接同学之情、师生之谊的一次集中“聚会”。当天,远在北京、广州、南京、江阴、南通等外地同学纷纷赶来,我们的班主任八十三岁高龄的顾海珊老师,在子女的陪伴下赶来参加,同样八十高龄的浦宗浩老师夫妇也高兴地来到聚会现场,尽管同学们已从当年的毛头小子、黄毛丫头,渐次成为步入古稀之年的花甲老人,岁月苍老了容颜,时光斑驳了记忆,但大家依然还像小伙子、小姑娘一样,有说有笑、热情交谈,共叙同学情、师生情。美婆们的眉目间依然可见当年靓丽的丰彩,男士们朴实中显庄重,英语中透热闹。老师和同学们统一穿上鲜红的文化衫,拍摄了体现师生情“合家欢”的照片。刘觉奇老同学因肺气肿无法参加,但他要求,利用摄影合成技术,在全班大家庭合影上留一席之地。随后,在龚华燕同学的主持下,老师和同学们依次走上了红地毯,到签名墙上签名。走上红地毯时,有的是同桌学子,有的是同宿舍的室友,还有的是小学、初中时的同学,大家相知相遇,相拥相聚,今天把自己当一回明星,高兴地在签名墙上留下各自的姓名。虽然我们已转入老年的行列,但心态仍年轻,走在红地毯上,依然精神抖擞,依然意气风发,依然笑靥如花,我们为自己骄傲,为我们这一代人自豪!在向老师献花和赠送礼品后,黄冬生同学摇起上课铃声,在原班长顾瑞华喊全体起立后,同学们齐喊“老师好”,老师回应“同学们好,请坐下”,这一幕重现五十年前老师们上课情景,激起大家对三年高中学习生活的深情回忆。高中学习生活留给我们一生的情感记忆和无尽念想,永难忘怀。接着三名同学代表和顾海珊、浦宗浩两位老师先后发言,并宣读了我们班在南京的才女管海琴同学,因病不能参加,而特地发来的书面致辞。师生们的肺腑之言对往事历历在目,情愫萦萦,师生一场,三生有幸,饱含深情,是福是缘。随后,丁丽娟等同学表演了文艺节目。席间,师生之间,互相祝福、互致敬酒,此情此景,我们无比激动,无比开心,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一生一世的同学情、师生谊浓缩在酒杯里,铭记在心坎上。而《一颗小白杨》、《同一首歌》、《涛声依旧》等耳熟能详的歌声,此起彼伏,把大家的思绪拉回到高中校园里,整个餐厅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



□ 刘刚

相聚是短暂的,师生情却是永恒的。毕业五十年来,一种割舍不掉的心结一直萦绕在我们心田,那就是师生情、同学情。永远的师生情像昨天一样清晰。记得,那时的顾海珊老师风华正茂,活力四射,讲课时,因材施教、启发兴趣、培养学子;浦宗浩老师,儒雅高深,用心尽力,诲人不倦,使我们领略了老师们春风化雨的赤子情怀,体悟了播撒知识种子的育人风采,感受了言传身教、爱生如子的父母之心。浓浓的同学情像昨天一样延续。记得,那时的我们笑容朝气又蓬勃,梦想阳光又灿烂。一道苦读于课堂,徜徉于校园,流连于书海,在美好的校园里结伴苦读,成长成熟,结下深厚的同学情谊。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这次远在北京的潘金美同学,在摔断脚跟骨做了手术后,克服种种困难,更换了两次车票,花高价乘高铁赶来聚会,这是同学情碰撞、师生谊升华的生动体现。站在高中毕业55年、60年时再相聚,我们坚信,时光流水,同学情永远“青春依旧,涛声依旧”,我们确信,岁月不居,师生谊“相随永远、永不谢幕”。

相契是短暂的,师生情却是永恒的。毕业五十年来,一种割舍不掉的心结一直萦绕在我们心田,那就是师生情、同学情。永远的师生情像昨天一样清晰。记得,那时的顾海珊老师风华正茂,活力四射,讲课时,因材施教、启发兴趣、培养学子;浦宗浩老师,儒雅高深,用心尽力,诲人不倦,使我们领略了老师们春风化雨的赤子情怀,体悟了播撒知识种子的育人风采,感受了言传身教、爱生如子的父母之心。浓浓的同学情像昨天一样延续。记得,那时的我们笑容朝气又蓬勃,梦想阳光又灿烂。一道苦读于课堂,徜徉于校园,流连于书海,在美好的校园里结伴苦读,成长成熟,结下深厚的同学情谊。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这次远在北京的潘金美同学,在摔断脚跟骨做了手术后,克服种种困难,更换了两次车票,花高价乘高铁赶来聚会,这是同学情碰撞、师生谊升华的生动体现。站在高中毕业55年、60年时再相聚,我们坚信,时光流水,同学情永远“青春依旧,涛声依旧”,我们确信,岁月不居,师生谊“相随永远、永不谢幕”。



小河 康贻生画